

兒童文學叢書

兒童小說

第二冊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MG
I-286.4
11



3 1761 7101 9

1

種三第告裝學文童兒

兒童小說 第二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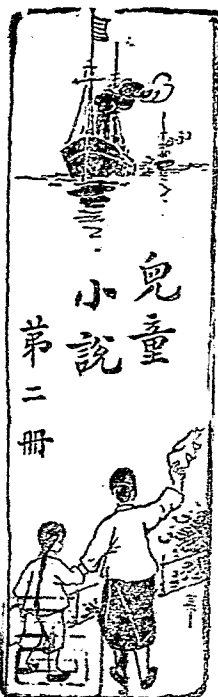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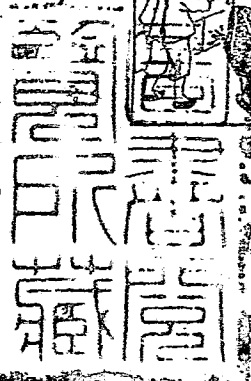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珠兒可算是最好的女孩子了，凡是認識她的人，總沒有不愛她的。今天她又歡喜，又是驚怕，幾乎要哭出來；因為明天她就要和她那十年沒有見面的父親相會了。

珠兒也算是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父親的，因為她的父親在她的母親死了的時候——那時珠兒纔是一歲大——便離開了家鄉，到很遠的地方去做事，一去便十年多沒有回過家來。珠兒



小頑童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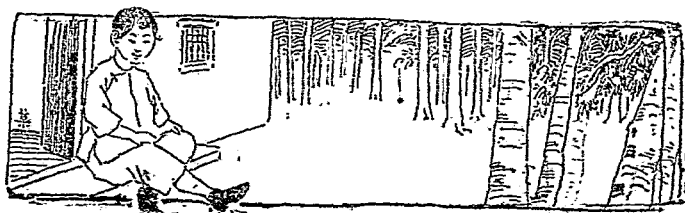
留在家裏和她的嬸母同居，不過常聽得嬸母和乳娘談起她的父親罷了；她父親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她從來沒有曉得。

她的嬸母和她的乳娘，都是非常愛她的，從來沒有叫她不快活；她也覺得一家人和所有同她在一塊的人，都待她很好，她一天到晚都很快樂，實在再不想甚麼。等到她年紀慢慢的長大起來，常聽說還有一個最可愛的父親在外面，她纔覺得還有一點不滿意的事情；她便常常的自己想道：『祇要父親也回到家來，和我常在一塊，我便真個滿足了，再也不想甚麼了！』

到現在果真接到父親的信，說已經起程回家了：這是怎麼樣可喜的事情呵！她自從接信之後，便一天一天

的計算著父親的行程；到今天祇牘一天了，父親明天就要到家裏來了，呵呵！這是怎麼樣可喜啊！可是珠兒從來不知道父親是怎麼樣的，以後和他同在一塊，不曉得是怎麼樣的情形；因此，珠兒心裏也不免有一點驚怕。『不要這樣的想罷，』她自己說，『父親回家來，總是一件歡喜的事情，我怕些甚麼？』她雖然這樣的安慰自己，可是她心裏總免不了受著很大的激刺，整天的行坐不安。

珠兒覺得這一天的日子長極了，等來等去，還等不到太陽下山。她也不想到河邊弄水，也不想到了花園裏打鞦韆，也不想同小朋友們頑耍。





去。她獨自一個人坐在門口的石階上，看著遠遠的樹林，默默的幻想父親回家後的快樂。她想：『從此之後，我可以和父親永遠同住在一起了；父親是很愛兒女的，隔壁的寶寶的父親，不是很愛寶寶麼？他們都說我沒有母親，我現在有父親了，父親也是和母親一樣好的。呵呵！等父親回來了，我替他曬衣裳，替他倒茶，替他拿鞋子，唱歌給他聽，帶他到花園裏，到河邊，到小山上，到樹林裏散步：呵呵！這真是快活極了！』

好容易等到晚上，月亮出來了；珠兒吃過晚飯，便照舊請他的乳娘講父親的事情。父親的事情原是她聽慣了的，差不多每天

總要請乳娘說一回；可是這一天乳娘所講的比從前多了一句。乳娘說：『珠兒，你真不幸是一個女孩子；你初生時，你父親見你不是男子，他很失望呢。』

珠兒聽了這句話，覺得心裏所想像的快樂，立刻都消滅了！這一句話是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的。她做夢也想不到她父親不愛她，不如她愛他一樣。她又是受慣了人家的歡喜的；祖母歡喜她，乳娘歡喜她，僕人歡喜她，鄰人、親戚都歡喜她，就連附近的狗也都歡喜她。現在聽說她的父親不愛她，這是怎麼樣傷心的事情呵！

這一天晚上，珠兒睡在床上



哭個不住；眼淚流在枕頭上，把枕頭弄溼了一大片。她自己想道：「原來父親是喜歡男孩子的，他大概以爲女孩子都是愚蠢的，無用的了。這也是的，我長大成，也不能做甚麼大事業，怪不得他不喜歡我。」

她在被窩裏哭了許久。她把這事翻翻覆覆地想來想去；沒有父親的愛情，她怎得安樂呢！她希望父親回來好久了，現在父親回來了，却是一個不愛女兒的父親，這可怎麼好呢？後來她想起來了；她想：『我爲甚麼這樣笨！父親不愛我，我便沒有法子使得他愛我麼？他不愛我，不過因爲我不是男孩子。我從此之後，盡力學做一個男孩子的模樣，也就可以了。好呵！我從前也聽見講故事的人講過許多男孩子的事情；我當初以爲男孩子的行爲，都是頑皮的，可鄙的，叫人討厭的，我還以爲我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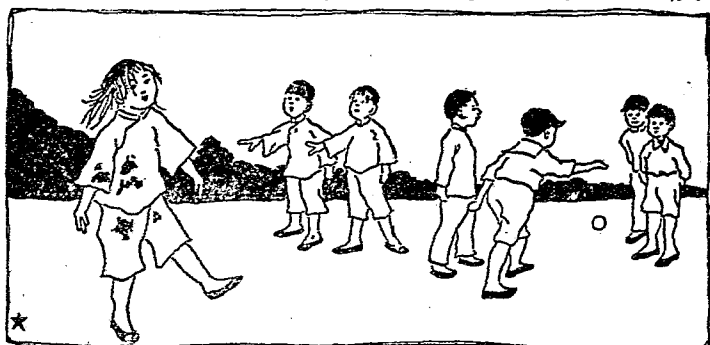
運氣好，不生做一個可憎的男孩子。那曉得我父親反爲歡喜他們呵！我從明天起，便努力去學一個男孩子的可憎的行爲，大概可以獲得父親的歡心了。」她想到這個方法，心裏覺得舒服了一點，便不再哭了。

到了明天，父親却沒有回來，單是來了一封信；信上說：行到一個地方，因爲有別的事情，要在那裏逗遛十天八天。這正好

讓珠兒練習她的功課——學做一個男孩子。她從這一天起，立刻把從來和順、安靜種種可愛的態度都拋去了，一心一意要學男孩子的吵鬧、頑皮的樣子。自然咧，一個很好的女孩



子，要叫她忽然變成一個頑皮討厭的小孩，原是很煩難的事，恐怕比較使一個壞的孩子學好更難些。可是珠兒心心念念要獲得父親的歡喜，以為不如此就要失了父親的歡心，因此她竭力學去，非學成一個男孩子的模樣不可！其實我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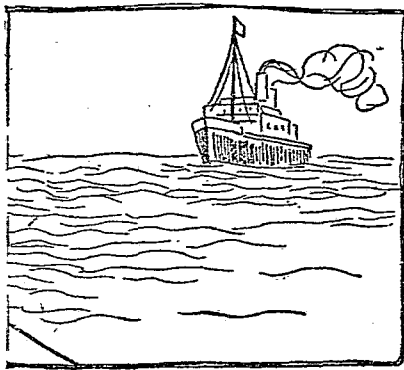
都知道男孩子不過比女孩子大膽些，舉動粗暴些罷了，並不是個男孩子都是很頑皮，很可憎厭的。但是珠兒全不知道，她聽人家講起男孩子頑皮的事情太多了，又在那些講故事的书裏看見許多男孩子的粗暴無禮的行爲，她便很相信

凡是男孩子全都是粗暴無禮的，頑皮討厭的。因此，她現在要學做一個男孩子，祇要學粗暴，學頑皮，便算學成功了。她也不管甚麼，從那一起便很用心的練習她的野蠻無理的功課，把從前安靜、溫和的好性情，全都改變了。

過了幾天，嬸母和乳娘，以及珠兒平常很要好的小朋友，都覺得珠兒的性質變了，而且是大大的變壞了。嬸母和乳娘都覺得很奇怪，整天的教訓她，責罵她；她的小朋友也漸漸不和她要好，大家都怕她野蠻粗鄙，見了她便都跑開，連話也不肯和她說了。她雖然覺得很難過，可是，她時時自己安慰道：『祇要我父親愛我就夠了。我如果不學成一個男孩子的模樣，又怎能夠叫父親愛我呢？』不要管她們了！她們不歡喜我，就讓她們不歡喜罷；我祇要父親歡喜我。』她抱定這種意思，還是

盡力去學做一個頑皮的男孩子；可是她又不肯說出口來，因此大家都不曉得她這是甚麼意思。

再過幾天，父親到了，珠兒的練習也熟了。當父親船快要到時，她嬌母催她換過衣裳到碼頭去迎接；因為她自從變了性質以後，所穿的衣服，總沒有乾淨的；無論甚麼好衣裳，穿上身去，不一會就被她弄污了。現在要去接她父親，嬌母怕她父親看見她那污穢的樣子要生氣，因此替她把面和手洗過了，逼著她換一套新的衣裳。她想：男孩子沒有乾淨的；衣服上沒有泥土、墨水和菜汁的種種痕迹，也算不了一個男孩子。因此，她無論怎麼樣不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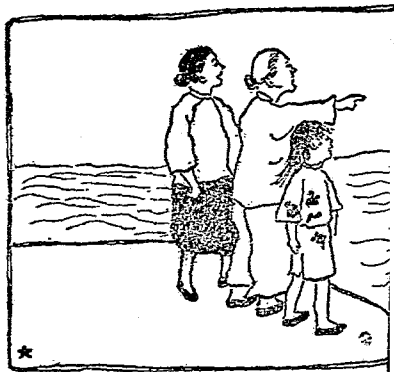
換她的衣裳。 嬌母和乳娘也沒有法子，祇好就這樣帶她到碼頭去。

不一會，她的父親真到了。 嬌母

趕快推著珠兒上前去歡迎他；他見了珠兒，曉得這就是他的可愛的女兒了，便彎起腰來想抱她。 那曉得珠兒冷

冷的走開了，斜著眼睛看了父親一眼，口裏說道：『喂！爸爸，你——好——啊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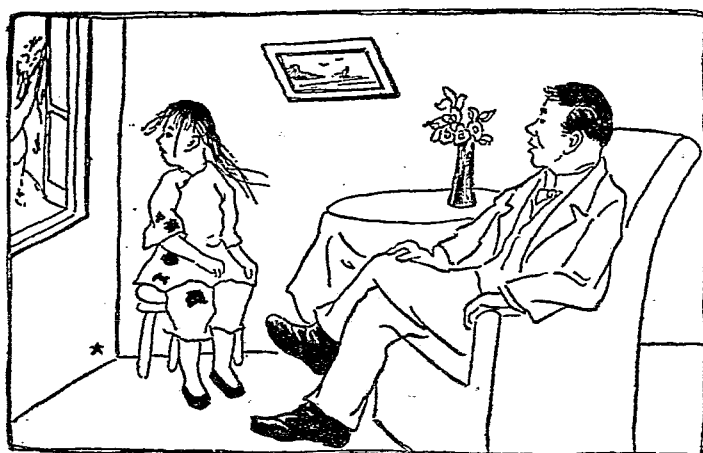
她故意裝成一個頑童的口氣，把『你好啊』三個字拖得長長的，叫她的父親吃了一大驚。 她的父親從前接到家裏的書信，總聽說珠兒怎麼樣好，怎麼樣可愛；現在看見她那個污穢的模樣，和她這種頑皮的神氣，真叫他心裏生氣起來，把愛女兒的心事冷了一半！



那時嬌母和乳娘趕緊把珠兒拉著，不許她跑開。大家便雇了一輛馬車，一同回到家裏。

那一天，大家都歡喜極了。珠兒見了這位十幾年沒有見過的父親，心裏本來也是很歡喜的；可是她以為男孩子對於父母的愛情，都是冷淡的，不肯整天的對著父母表示自己的愛情，因此，她也要硬把心裏的快樂壓制著，不肯露在面上。她以為這就够了男孩子的態度，叫父親看見，一定歡喜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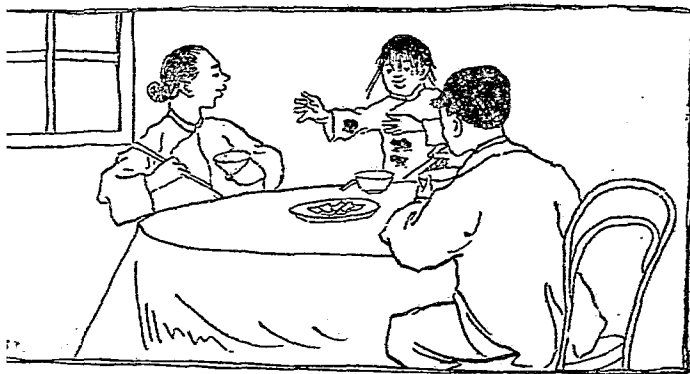
晚飯吃過了；乳娘和嬌母都忙著去收拾珠兒的父親帶回來的物件，就賸珠兒一個人陪她父親坐著。父親問她道：『珠兒，你愛弄玩具不愛呢？』珠兒本來是很愛頑玩具的；她從前時時玩弄的玩具很多；後來要學做男孩子，纔把那些玩具收藏起來。現在父親這一問，觸動了她的歡喜；她幾乎說出『我很



喜歡」這句話來。可是她現在不是要學一個男孩子麼？她常聽人說：男孩子是不大喜歡玩具的；祇有那些沒有勇氣的女孩子纔喜歡留在家裏弄玩具。她便裝作冷笑的樣子，回答父親道：『不，我不是很小的孩，我不要甚麼玩具！』

父親看見她的樣子，心裏覺得不大高興；再對她說道：『那真可惜了；我以爲你喜歡玩具，因此從外邊帶了許多好玩的東西來

給你，不知道你是
不愛這種東西的。
我想，你喜歡念
書罷？」珠兒又
冷冷的答道：「不，
我實在怕念書；念
書是一件多麼勞
苦的事情啊！」
父親聽說，又
微微的吃了一驚；
再問她道：「大概
你喜歡弄音樂罷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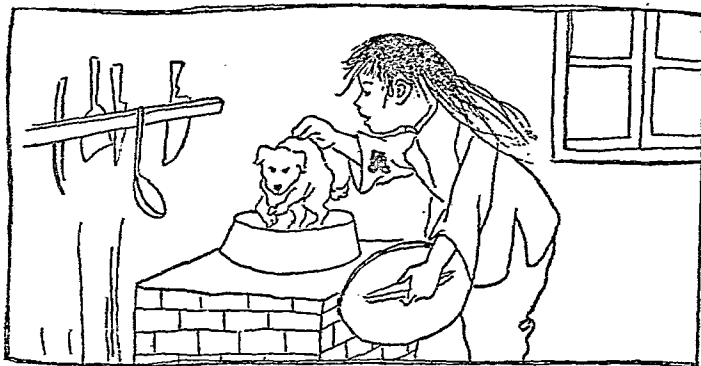


珠兒聳一聳肩，答
道：「我最恨音樂，亂
吹亂彈的，討厭極了！」
到了那時，父親
更沒有甚麼話可說
了，便不再作聲。珠
兒心裏想：「父親看
見我，這個不像女孩
子的樣子，一定在那
裏暗暗地歡喜了。」
明天早餐的時
候，珠兒更像一個小

頑童了。她看見父親和嬸母說話，總在旁邊插嘴，整天說些粗鹵無禮的話來打擾他們。嬸母罵了她好幾回；父親却沒有做聲，吃完了早餐，便一個人出了門去遊耍。

珠兒心裏想，這時候應該做些

兒童小說 第二冊



討厭的事情了。她把家裏的小狗放在空的水鍋裏，蓋上鍋蓋。那小狗在鍋子裏喊個不住；家裏的人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廚房裏去把他放出來。嬸母知道這又是珠兒做的事，便把她找來，罵了許久；珠兒心裏却暗暗地歡喜，以爲自己真變作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一個男孩子了；父親應當愛她了。

明天早晨，珠兒跑到驢房去。

她見了那一頭新買來的驢

子，心裏想道：『如果我不用馬鞍，騎在驢子背上，在田中跑一回，那真算得有男孩子的勇氣了。』她便爬上欄門，一跳跳在驢子背上去。

驢子大吃一驚，趕忙衝出門去，跑到田裏，不停的搖著他的頭。珠兒實在怕極了，兩隻手牢牢地抱著驢子的頸，兩個膝頭

緊緊地夾著他的肚子，生怕跌了下來。那驢子拋她不下來，便想過第二個法子；他跑回驢房門口，將珠兒的腳壓在柵欄上，用肚子盡力磨擦他。

珠兒被驢子這樣一磨，覺得痛不可忍，連忙轉過身去爬在柵欄上面，用力將那一隻被驢子壓著的腳拔了出來。驢子曉



驢子；真快活啊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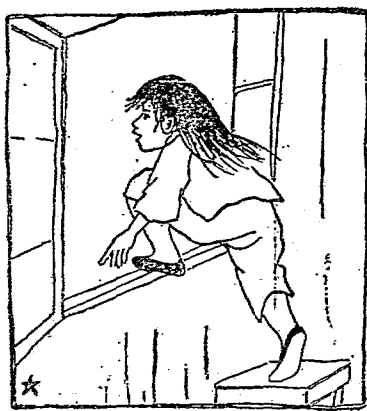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房裏去睡，不許再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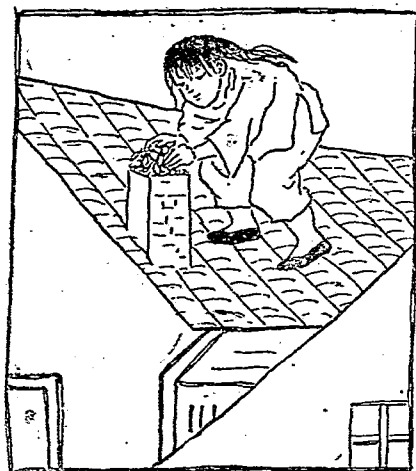
月亮出來了，照着珠兒的臥房，從窗口穿進來，好像特來探望珠兒似的。珠兒躺在床上，想道：『月亮這麼樣好，我爲甚麼不出門去頑一會呢？』晚上獨自出門，不要家裏人保護，也是一

得身上的人已經離開了，纔氣忿忿的跑進欄門去。珠兒慢慢的爬下欄來，一看那一隻腳，已經擦去一大塊皮，快要流出血來了。她坐在地下，歇了一會，然後慢慢的走回嬌母的房裏去。嬌母看見她的樣子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問她爲了甚麼事。珠兒忍著痛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『我剛才在田中跑了一回，嬌母聽說，把她很很的教訓了一頓，便逼她

椿男孩子纔敢做的事情呵。』

她想了一會，便翻身起來，從窗口爬了出去，沒有一個人知道。她又想：『在這個時候，再做一椿頑皮的事情，就真像一個男孩子了。可是這個時候，到甚麼地方做去呢？』她也忘了脚痛了，趁著月光向前走，走到一間小房子旁邊。這小房子的主人，是一位老太太，珠兒素來和她認識的。現在那老太太出門去了，門正鎖著；屋頂上的煙囪，濃濃的放出煙來，原來這裏頭正在煮著夜飯，那老太太大概是買菜去了。珠兒看見這煙囪，心裏便想出一件頑皮的主意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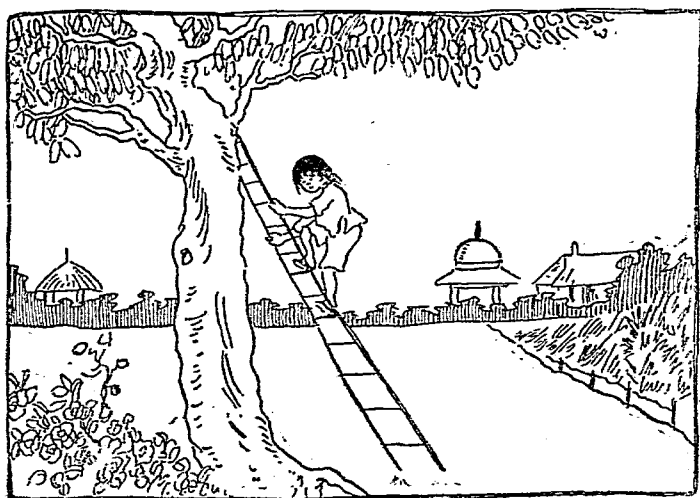
她在地上拾了許多乾草，又爬到一棵小樹上摘了許多樹葉，和草搓作一團；然後從這棵樹爬到屋頂上去，將樹葉和乾草塞住那煙囪口。她這樁事算成功了；那竈上的煤煙，不能從煙囪出去，便都回頭從竈門飛出，弄得滿屋子的煙。珠

兒便慢慢的從屋頂爬下地來，跑回家去。

明天早晨，滿村裏的人都曉得了那小房子的事情了。珠兒和父親吃早餐的時候，嬌母進來，說：昨天夜裏小房子的煙囪，被人塞著，弄得那位老太太把晚飯煮壞了。珠兒聽說，微微的

笑了一笑。嬸母便問她道：『這事不是你做的罷？』珠兒趕緊答道：『是的，是我昨夜暗暗地去做的。』父親和嬸母都吃了一驚。嬸母又把她罵了一頓；可是她心裏反倒覺得歡喜，她以為父親看見這一種頑童的遊戲，不知道愛她到甚麼地步了。她天天做這些頑皮的事情，鬧得全家都怕了她；父親祇是不做聲，也沒有說過她一句。

有一天早晨，珠兒起來很早，預備逃到外面去躲一天，叫家裏的人害怕。她以為這是男孩子常有的事情，因此她也必要做一回，纔算得有男孩子的資格，纔可以得到她父親的歡心。她一大早跑出門來，也不曉得逃到甚麼地方去躲。她祇能向著郊野走去，單揀那人少的地方走去。那時候太陽還沒有出來，路上一個人也沒有，這正是很好的機會啊。她走了好久，走



到一個大花園裏，裏面靜靜的沒有人聲。她看見有一張梯子靠在一棵大樹上。好啊，這真是很好藏躲的地方了。她便走上梯子，一級一級的走到樹上；揀一枝樹枝坐著。她覺得坐穩了，便喊道：『呵，我真同小雀子一樣的快樂了！』其實她很怕掉下去，並不覺得怎麼樣歡喜。

過了一個鐘頭，太陽出來了。珠兒覺得肚子很餓，心裏

想：『他們還不來找我麼？』那時候剛有兩條大狗在樹底下跑過，把梯子碰了一下，那梯子滑倒地下了。珠兒這纔著急起來；梯子去了，她怎麼樣爬下樹去呢？

這一天慢慢的過去，過得比平常慢的多了！珠兒獨自坐在這樹上，一直等到夜裏，還不見一個人來找她。她又餓又倦，眼看天都黑了，心裏十分害怕，便大聲呼喊起來；喊了半天，喊不到一個人來救她。她沒有法子，祇好從樹上跳了下來；幸而樹下的草很軟，沒有把她跌傷。她一步一步的走回家去，真覺得疲倦死了。

她孀母見了她，便把她抱回床上去，也不問她甚麼。到後來她自己在床上哭了。過了一會，父親和孀母都進房來看她。她裝作睡著了的樣子。她父親嘆了一口氣，對孀母說道：

『你看她睡著了的時候是怎麼樣好呵！和她醒時簡直是兩個人似的。我真想不到她是一個這樣頑皮的孩子。』

珠兒聽了這話，心裏覺得很奇怪，一翻身坐起來，問她父親道：『爸爸，你不是想我做一個男孩子麼？』她父親和她的嬌母都不明白她的意思；父親便答道：『不，我想你像從前一樣，做一個很好的女子。我不歡喜你學這小頑童的模樣。』珠兒哭著將她的意思說了，引得父親和嬌母都笑起來。從此之後，她便不再裝這頑童的模樣了。



■ 書 叢 學 文 童 兒 ■

童 兒 故 事

商
務
印
書
館
發
行

諸位小朋友不是喜歡聽
講故事麼？這種「兒童故事
用很淺顯的文字，敘述很
味的故事，叫諸位小朋友
能够看，不必再聽人家講。
圖畫很多，且用彩色印刷，諸位
見了，一定很喜歡看他。

已出四冊 每冊四分



元(1039)

Children's Literature Series
Children's Tales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再版

(兒童文學叢書) 兒童小說

(每冊實價大洋肆分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嚴 旣 澄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
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九七四三自

514

6643